

一种关注

荧屏如何借地域文化制造审美情趣？

——从电视剧《芝麻胡同》说开去

张捷 薛晋文



电视剧
《芝麻胡同》
剧照

京味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家族中的一名重要成员，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小说的28集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在1985年问世，由此拉开了京味电视剧的创作序幕。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电视剧类型，京味电视剧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以特有的胡同文化、市井小民故事，以及魅力十足的京味语言、京都风物、风俗和风情而闻名于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

眼下正在热播的《芝麻胡同》，延续的正是京味电视剧的传统。该剧以四九城老字号酱菜铺沁芳居为主要背景，上演了一段跨越几十年的史诗性市井胡同故事，全面勾勒出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轨迹。虽然围绕剧情的发展走向，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极具京味儿”仍然是观众对该剧的一致评价。

所谓“京味儿”到底指的是什么？京味电视剧的长盛不衰又对当下的影视剧带来哪些启示？

地道北京人物 跃然荧屏之上

如果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那么电视剧就是编剧的艺术。人物的品质就是电视剧的品质，人物的高度就是电视剧的高度，人物的水准决定着电视剧的水准。可以说，个性鲜明、丰满圆润的人物形象塑造对于一部成功的影视剧而言至关重要。

从京味电视剧的创作历史去看，诸如《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等，都是将胡同大杂院中各式各样的北京人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画，至今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这一次，《芝麻胡同》里的人物也都体现出地道北京人的格局、气质和素质。

作为老字号酱菜铺沁芳居的老板，严振声不仅影响着店堂内外几十口伙计们的生计，还承担着为严、俞两家顶门立户的家庭重担。在全剧开篇，严振声便奠定了自己做生意讲究诚信、做人有里有面的北京爷们儿形象。他得知店里用来发酵酱料的黄豆品质不好，坚持不计成本全部销毁，然后冒险出城重新采购，为的就是“不得罪主顾、不砸自己的招牌、不丢自己的脸面”，这是传统商人的魅力和骨骨，计利就计天下利，求名就求万世名。严振声自幼过继给舅舅抚养，始终不忘照顾自己的亲生父亲俞老爷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遵守婚姻法与二房牧春花解除了婚姻关系，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大家依然相互扶持，共担风雨。在严振声这个角色身上，体现出对长辈谦卑有礼，对伙计体恤照顾，对伴侣尊重怜惜这些美好品质，使得这个人物获得了超时空的共鸣，能够在不同地区的观众中收获同样强烈的心理认同。

纯正北京腔调 令人身临其境

声音形象的塑造一直是京味电视剧的重头戏，《芝麻胡同》自然也不例外。该剧的片头曲采用特色鲜明的京剧唱腔展现，为观众营造出浓浓的京味儿，也奠定了全剧的审美风格基调，同时，由于京剧作为国剧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传播力，使得电视剧很好地突破了地域收视的限制，为打通南北方的收视隔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京味语言是京味电视剧成功的一种主要艺术力量，剧中人物的一口京腔台词不仅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渲染时代氛围，还能传达出一种幽默诙谐的人生态度，蕴含着积极乐观和自我找乐习性。全剧一开篇，男主人公严振声的一段画外音独白便不着痕迹地勾勒出他的职业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他敞亮通透的性格特质：“一样儿的谷，养百样儿的民；二道眉的民，大卫青的辛；三缕子的麻，张苍蓝的筋；泥偶都有三分土性，您就更甭提咱百家姓的人了。在那个想解馋，辣和咸，吃食离不开酱和盐的老式年间，活着好比缸里淹。”这些既土里土气又工整对仗的台词朗朗上口，饰演严振声的男演员何冰有着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同时也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因此他的台词发音标准，瞬间就将观众带回到了当时的四九城。

剧中还保留了不少老北京的俗语、俚语、歇后语，年代感十足，不仅让北京观众听着颇感亲

切，也让其他地区的观众觉得新鲜好玩，文化差异带来的审美情趣获得充分凸显。如宝凤调侃春花：“大姑娘独自绣鸳鸯，嘴上不离心里慌”，把大龄单身女青年牧春花渴望爱情的心理传达了出来；秀妈唉声叹气：“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言尽1949年前底层百姓对自己命运的自怜自艾；严振声起初因误解牧春花的职业，曾说过：“蛤蟆爬脚面，不咬人它膈应人”，以此说明自己的心理感受。再如“逆葛”指下属、晚辈、弱小者对上的冒犯、挑衅；“折局子里”指被抓进警察局，等等。事实上，其中的不少说法在当下的北京城都很少能听到了，找回京味语言的独特魅力成为了本剧的又一个使命。

传统北京范儿 演绎得有板有眼

对于老北京生活的还原一直是京味电视剧主要的艺术追求。《四世同堂》《茶馆》《小井胡同》等电视剧中，那些老街区巷老字门面，无不穿越时空在荧屏上日夜流转。在《芝麻胡同》中，伴随着严振声的人力车，摄影机穿梭在北京城的胡同小巷，四九城犹如一幅现实主义画卷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无论是牵着骆驼的老汉、咬着冰糖葫芦的孩子，还是包子摊前的袅袅炊烟，并窝子边的哗哗流水，都是独具韵味的京城浮世绘。尤其是剧中天桥耍把式的一场戏，邀请了许多北京的民间艺人参与拍摄，摆鼓、耍中幡、唱双簧，纷纷在荧屏上得以展现，这些当下年轻人感到陌生的民间艺术形式，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资源。传统老北京生活范儿的还原，为的是营造尽可能真实的历史环境，将观众有效带入了戏剧性情境之中。

和很多优秀的京味电视剧一样，《芝麻胡同》里构建的生活场景形象、细腻、逼真，为该剧增添了不少魅力。由此可见，虔诚向生活讨教是电视剧创作的终南捷径，而这有赖于艺术家对生活的虔诚态度和敬业精神。

与此同时，京味电视剧善于呈现浓郁的胡同文化和市井文化，善于以历史和文化的底蕴托举电视剧的艺术品质和文化品格。这也说明，在观众审美趣味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优质电视剧仍然需要努力挖掘和呈现深厚的地域文化。

（作者分别为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讲师、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

创作谈

有生之年，每个写作者也许都将与AI狭路相逢

——我是如何与AI合作小说《出神状态》与《恐惧机器》的

陈楸帆

前不久，作家走告告诉我，她和她的创业团队用一款AI软件“谈”了2018年20本杂志刊发的全部771部短篇小说，并以小说的优美度、即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节奏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结构的流畅程度对这些作品进行打分。结果是我发表在《小说界》2018年第四期的《出神状态》被选为年度短篇，与排名第二的莫言老师的《等待摩西》之间差距仅有0.00001分。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我的《出神状态》里恰好也用到了由AI软件生成的内容，这个算法是由我原来在谷歌的同事、创新工场CTO兼人工智能工程院副院长王咏刚编写的，训练数据包括我既往的上百万字作品。

“一个AI，何以从771部小说中，准确指出另一个AI的身影？”走走在我随单一同发布的《未知的未知——AI榜说明》一文中发问。确实，从使用的计算机语言、算法到标准都完全不同的两个AI，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共振？这给一桩偏向理性与逻辑的事件披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

最后我发现，是我帮助机器完成了一篇小说的写作

回到最初，第一次有和AI合作的想法还得追溯到2017年下半年。其实机器写作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包括微软小冰写诗，自动抓取信息生成金融新闻的程序

等等，但是作为高度复杂的文学金字塔顶端，小说所要求的逻辑性、自然语言理解能力，以及对于人物、情节、结构、文法不同层面的要求，目前的AI必然尚未达到这样的能力。王咏刚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也非常兴奋，他本身也是个科幻迷和科幻作者，还出过一本叫《镜中千年》的长篇科幻小说，他很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编写深度学习的写作程序其实不难，Github上都有一些现成的代码可以用，难的是如何通过调整参数让它写出来的东西尽量接近我们现有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审美。输入了上百万字的我的作品之后，AI程序“陈楸帆2.0”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和主语，来自动生成每次大约几十到一百字以内的段落，比如《出神状态》中的这些：

游戏极度发烫，并没有任何神秘、宗教、并不携带的人，甚至慷慨地变成彼此，是世界传递的一块，足以改变个体病毒凝固的美感。

你露出黑色眼睛，苍白的皮肤如沉睡般充满床上，数百个闪电，又缓慢地开始一阵厌恶。

你再次抬头，把那些不完备上呈现的幻觉。可他离开你，消失在晨曦中。绸缎般包围。

王咏刚告诉我，经过大批量语料学习之后，AI程序已逐渐习得我的写作偏好——在使用祈使句时爱用什么句式、描写人物动作时喜欢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或副词等。在掌握了关于语句的统

计规律后，在写作环节，AI程序便会从大量语料中随机找到一些词，并把这些词汇按照写作规律拼接在一起，形成句子。比起文学，它更像是统计学与数学。

第一次看到AI程序写出来的句子时，我觉得既像又不像自己写的，有先锋派的味道，像是诗歌又像俳句或者佛偈。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没有逻辑性，也无法对上下文的剧情和情绪产生指涉性的关联，为了把这些文字不经加工地嵌入到人类写作中去，我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所以最后我围绕着这些AI创作的语句去构建出一个故事的背景，比如说《出神状态》中人类意识濒临崩溃的未来都市，比如《恐惧机器》中完全由AI进行基因编辑产生的后人类星球，在这样的语境中，AI的语感风格可以被读者接受并被视为合理，而且是由人类与他者的对话情境中带出，从认知上不会与正常人类的交流方式相混淆，因此它在叙事逻辑上是成立的，是真实可信的。

这次AI与人共同创作的实验性并不在于机器帮助我完成写作，而在于最后我发现，是我帮助机器完成了一篇小说的写作。

人—技术之间的关系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经验，文学不该回避也无法回避

除了参与AI榜单评选的《出神状态》一文，在日前出版的新书《人生算法》里，也用到了这个AI写作程序。所以王咏刚老师在序言里说这是人类最后一个独立写作的纪元，它不单单是人+机器，而是人与机器的复杂互动，其中对于“作者性”的探讨重要性超出了故事与文本本身，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相信机器将更深入地卷入人类写作和叙事中，未来的文学版图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暧昧而有趣。

《人生算法》整本书都是讨论人与AI共生的关系，六个故事从不同个体的视角去探讨一个人/后人类如何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和意义。其中包括了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等等我们熟悉的主题，但当出现了机器这样一个他者角色之后，所有的故事都变得不一样。而书中所有的设定都基于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这样让人爱恨纠结的未来其实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比如以前也有很多作品写人跟机器恋爱，但都是把机器当成人去写。但如果从机器的逻辑来看，它其实是对人的情感模式的学习和模仿。人对自己的

情绪、感情的认知，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也许爱情本身就是被文化慢慢建构起来的一个东西，是能够通过学习去模仿的。所以在《云爱人》里我写道，通过算法，“让机器爱上你”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这跟机器有没有爱完全没有关系，它能够给你爱的感觉，就足够了。事情但凡加上一个“感”字，就很有意思。“感”才是真实的。我们都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这也是我对于现实主义写作的看法，我把这种风格命名为“科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写作方式，主要表现在逻辑的可认知性和美学上的自然主义。科幻现实主义则响应这样一个问题：科技已成为我们当今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无法想象如何剥离了科技成分去讨论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然而，我们的纯文学长期以来都忽略了这种现象，或者说它没有能力去把握和处理科技的问题。科幻现实主义要深入思考科学、科技在人的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与人有怎样的互动关系？它如何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每一人对于自我、他者以及整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对于技术有怎样的想象？我觉得这是科幻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立场。

当下，技术在我们的社会链条中扮演着特别关键的角色，大众的话语生产和意义建构，往往与技术紧密结合。我们可能觉得父母那一辈人会不适应今天急速变动的新技术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可能适应得比我更快更好——某种意义上这还蛮可怕的。比如你回家时发现爸妈的智能手机全都用上了某宝，他们非常热衷那种消费返点的电子支付模式。这种情境之下，你不可能逃离高科技的语境去讨论现实主义。

科幻是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文类，并不是只有所谓的“硬科幻”才是科幻，真正的科幻不分软硬，它们都是基于对或然情境下人类境况的推测性想象。越来越多的科技从业者、企业家、教育工作者、艺术家等都从科幻作品中汲取灵感，或者说学会用科幻的视角去重构现实。因为正如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科幻也许是未来最重要的文类”，它处理的是我们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往往被忽视的人—技术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现在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经验，是无法回避的。所有行业的精英需要跑得更快，看得更远，他们更像是时代的先锋，需要用直觉去创造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科幻无疑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思维模式。

毕竟在有生之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与AI、与机器、与更多超出想象的他者相处，也许这就是文明车轮滚滚前进的冷酷法则。

（作者为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



电影《人工智能》剧照